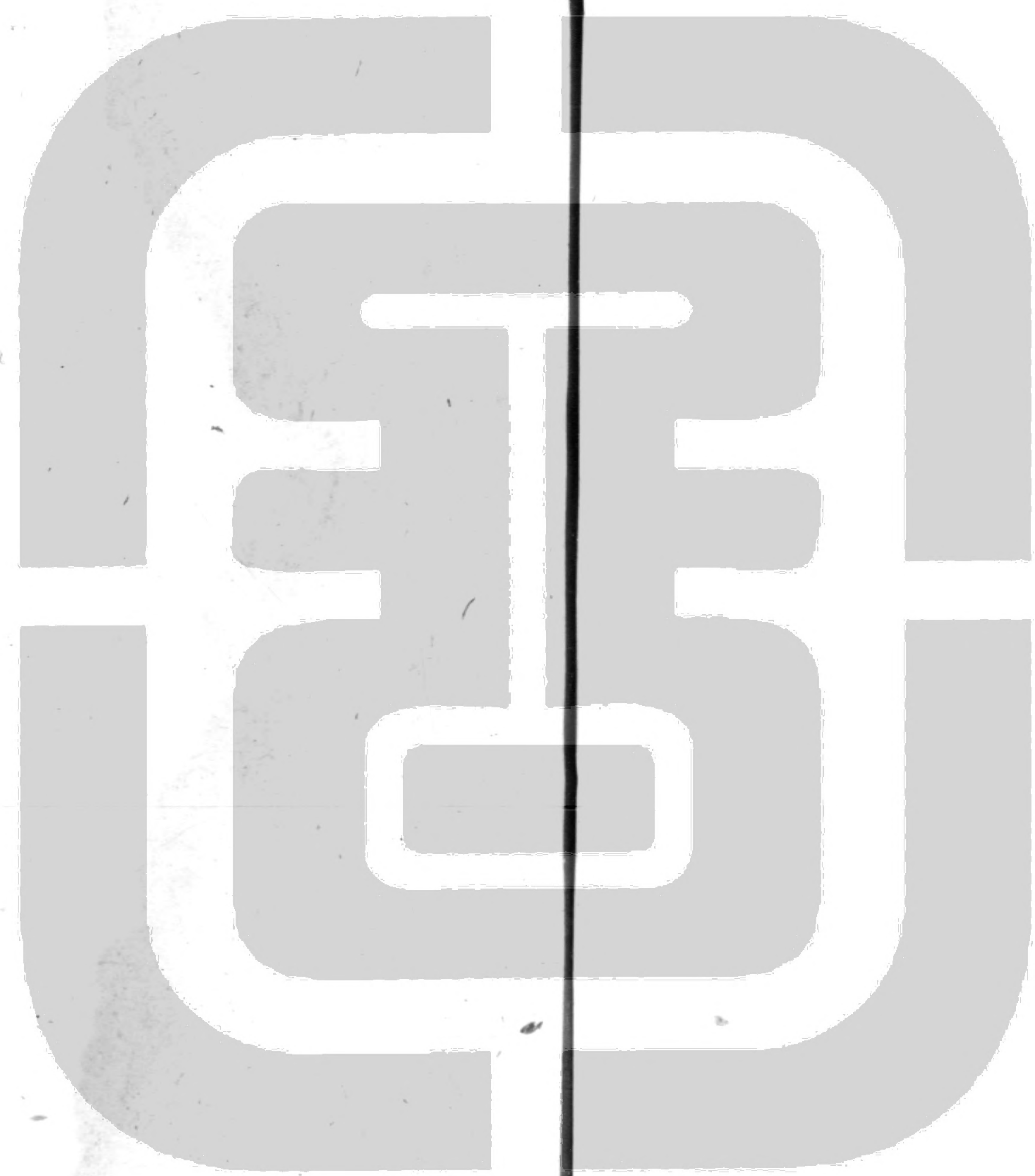


冊
四

三
國
志





袁氏世紀

博物紀

鄭玄別傳

孔融集

王隱蜀書記

郗象別傳

高庚氏譜

陸氏異林

華嶠同譜

虞溥江表傳

列異傳

王朗家傳 王朗集

程曉別傳

王潏傳

如晉別傳

如氏譜

頭責子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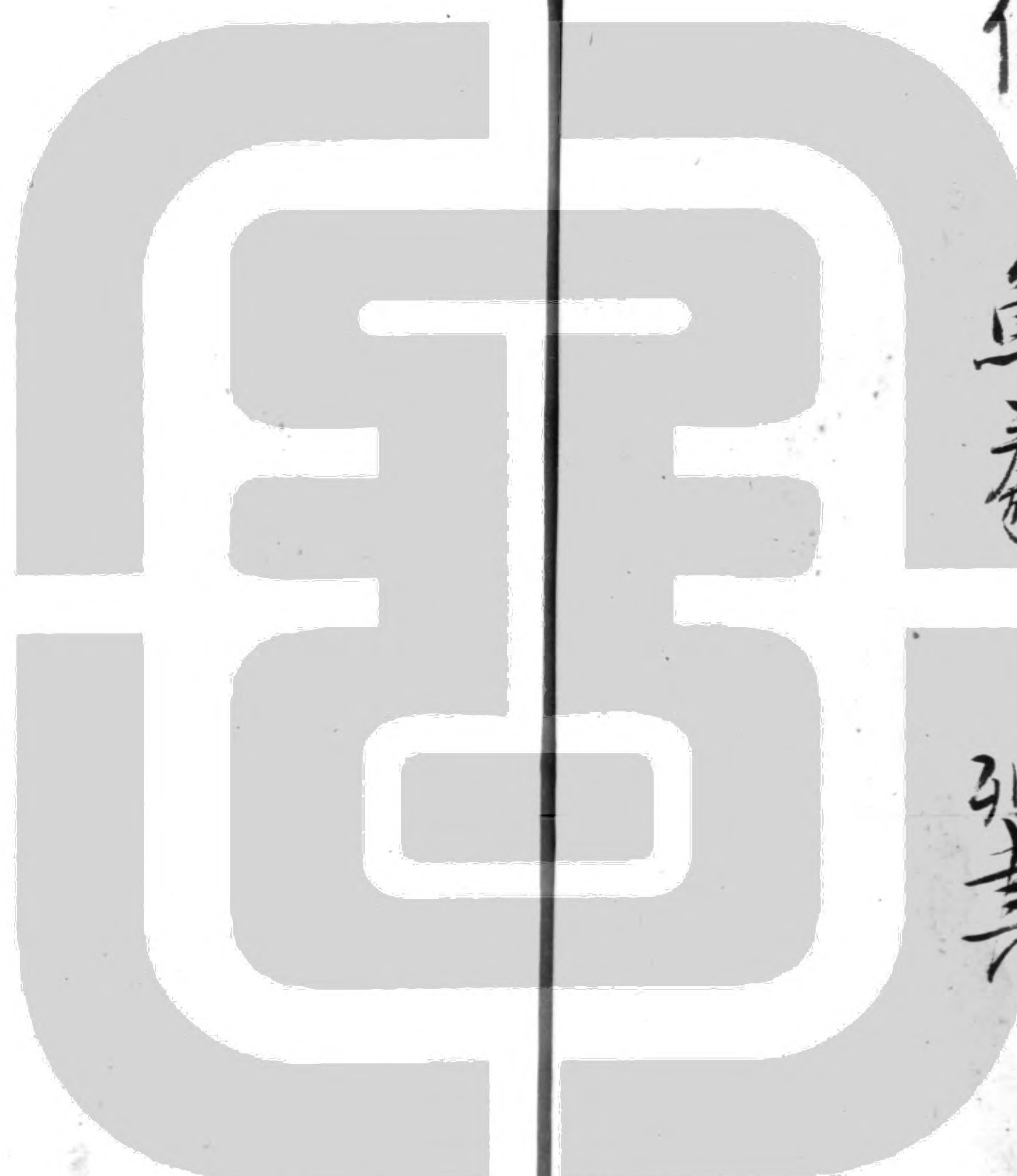
司馬彪序傳

魏氏杜氏新書

唐志別傳

魚豢

列書



魏書

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

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

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

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術

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

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

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

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袁渙

魏書

卷十一

三國志

十一

三國志十一

三

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

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

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

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

爲行糧而已不以此爲我有由是屬也太祖益以此重焉渙言曰夫兵者凶

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

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

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

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

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

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

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

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

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

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

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

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

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

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誅怨思而後行外溫

柔而內能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

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各不

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

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

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

能與能
取

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
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之則取之於人不爲皁察之行然時
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

袁霸
子亮

表微
表敏

張承
張昭

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煥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煥昔拒呂布之事問煥從弟敏煥勇怯何如敏對曰煥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煥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袁氏世紀曰煥有四子侃寓興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煥字宜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煥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各位貴達至今初煥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

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霸弟微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煥慨然歎曰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疆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眾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微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

術欲借
神好也

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與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

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承亦參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二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按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太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太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旣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

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太祖以其子刺爲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

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

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

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

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

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

瑣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

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

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

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

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

疇答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

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

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焉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
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誣訟之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
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
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竝各遣譯使致
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
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
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
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
人謂曰昔袁公墓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
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茂才拜爲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澗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
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蹶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
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
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
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
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

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
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執猶廣武
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
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
寵賞以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逃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

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奔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表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逃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

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

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備令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

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

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

無久留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空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

載世子議曰昔遠教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按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許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按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

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

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

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

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

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繫已歷試諸難，謀而詳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

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潁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

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
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
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
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
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表氏厚恩若
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太祖既誅表譚
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良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
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按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
被譚命傳子合而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

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
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
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陳黃白異譚因奏記曰脩

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洧流之水無洪波之執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
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小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
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
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
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遇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媯滿建侯于陳近乘弘羊
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
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眾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
之職開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
蓋測海為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
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亂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
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
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職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
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襲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襲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襲刈麥者襲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襲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襲為屬襲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襲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襲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襲後更以女嫁人彥弟襲問襲襲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墓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襲曰嫂齊人也當還臨臨襲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為能係其先也襲以為

脂習

郭憲

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襲常以為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竄起襲宗親悉欲移江東襲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襲思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襲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襲以父為文王所監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曄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曄曄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浚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若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從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藥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人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眾從羌中還依憲眾人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遠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劉政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

名傳
妙甄氏
女合葬
此若親

引之隨也

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州縣敢有藏
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
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
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
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
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
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
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
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
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
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為東曹掾記讓
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
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
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
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
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
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
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
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
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
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
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洧孟博
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
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
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
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
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
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
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
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
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

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乃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吝舊義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傾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紫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弱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暴突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那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鸚鵡之綱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那鄭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難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那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那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友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南張範各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那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

張泰 龐迪 張園 張傳 左

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勸之雖云利賢能不忍惡太子燕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詰之於原原卓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龜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遠者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觀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孰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傅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節九世而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那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丑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

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環為室越海遊

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郡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

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于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

實有王心早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

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寧患之乃各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

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隣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為

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

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頓川陳太

丘為師二子為友時頓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

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

黨歸仁以典籍娛心有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

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

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

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吉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

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既此盜人能

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

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

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

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

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

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

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

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

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

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

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

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馬木寧曰廢

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

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

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感莫知所

泊望見有火光輒起之得島島無人居又無火燼行

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

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

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傅子曰司空陳羣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
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
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

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

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

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

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爽曰耆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

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

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

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

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

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

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

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

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

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

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

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

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

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

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

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

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
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奈稅駕
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
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
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
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
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
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
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
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

羈之末
置其苦哉

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高士傳曰管寧
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
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
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
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
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娠匿景
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
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

八十志無衰倦環堵單門偃息窮巷飯鬻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問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

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

雖出處殊塗

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

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

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

本心哉

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若氏姓歌以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云天下知與不知聞之感若此不亦至乎

時鉅鹿張琬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

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上黨

縣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

累上琬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

版謁琬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

胡昭張琬

何為內
外學

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崑
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
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珩珩
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
久二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
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身巢珩門陰珩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
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
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
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

胡昭

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
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
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
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涉險邀生於峭澗之間止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聚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隣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二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

陸渾

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
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賊寇到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
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空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

長身云
後何部

焉太尉蔣濟辟不就 正始中 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顛鍾

毓太僕廋疑 案廋氏譜疑字劭然潁川人子儼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疑弟遁字德先太

廋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 弘農太守何植等 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

沐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光祿大夫植子龜後將軍勅車騎將軍豫州刺史其餘多 遞薦昭曰天真高絜老

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

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顛休復與廋疑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

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顛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

所不行也昭宿德者文遺逸山林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

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韋誕並有各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 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絜心

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

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

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

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

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措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

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蓆其上

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

如是我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卿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

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逐逐本心為當殺羊更殺其殺雞邪

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羊謂吳殺雞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

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何先關

焦先

正始中

驃騎將軍

趙儼尚書

黃休郭彝

散騎常侍

荀顛鍾

毓太僕廋

疑

弘農太守

何植等

遞薦昭曰

天真高絜

老

而彌篤玄

虛靜素有

夷皓之節

宜蒙徵命

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

朝廷以

事且須後

之昭以故

不即徵後

扈累 寒貧 青先生 梁文傳

刺史耿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扈累及
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
常食青柏荒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
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
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甌為障施一廚
林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
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碑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
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
宿儒樂文傳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
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
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
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脯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脯一升
而止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
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平蓋是貢

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各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

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旉胡昭

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此傳亦通 漢書之有

兩款共尊傳也 後漢書之竟作一

逸民傳尤之可

魏書十一

魏川屯鳳樓
氏書同前

三國志十一

魏書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及古明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

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述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士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憤籠持

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譏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

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初更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

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立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按時或作特竊謂其特為是也

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

琰從弟材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

如祖性思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群以初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

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

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

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

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

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

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

彭瑒為方正剛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奇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起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論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冰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燾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左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海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囑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于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鄒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夫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表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許攸事
見拉話
傳
妻

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曰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奕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詭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鏡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肯寧贈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齟齬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不起若在服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况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表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言攸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疆盛必欲極其兵執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妻主皆以恃舊不處見誅魏略曰妻圭字子伯少與太祖也人有白者遂見收治妻圭皆以恃舊不處見誅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獻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于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云曹公向荆
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詎曹公以問子伯子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
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籠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妻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耳從
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
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
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
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而琰最為世所嘆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
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昏附之由也

荀綽冀州紀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
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謂
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
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
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
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
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
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
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
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
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
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
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繫象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若此者
之見鐘
也

奸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也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早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私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馬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

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

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魏書曰或謂奕

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

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

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魯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

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奔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結為郎以奉奔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為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魏書曰漢夫閹宦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避亂淮南後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

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

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
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
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各器之所羈縻哉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桎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絏
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
可也宥出為城父令

魏事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鄴令夔
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文

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

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

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

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

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

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夔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千寶

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冊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荀為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士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純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緝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顛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顛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顛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顛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顛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顛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顛顛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晉諸公贊曰顛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演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殷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輅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輅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之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泝水之敗信被瘡輅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中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

掾魏書曰勛清白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真書

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測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益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紕遺。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直著
之惡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賊盜。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旣衆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今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託屬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為廬江太守為
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
法又誹謗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有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
 河南尹抑疆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門幹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
 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
 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
 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
 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
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
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
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
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
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
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
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
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
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
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執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
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
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
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
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子岐嗣自河南丞轉
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徒獄於
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
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
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
翼南陽主秦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秦重刑岐數颺
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
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子何鄧
等必書
數評以
稱其忠
善之由

典午迴
獲也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

志官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一評 是日傳之意 在日廿三

魏書十二

馬川世鳳崗
氏書南南甫

三國志十二

魏書十三

王朗傳

三國志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効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各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穎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

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李脩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或王記掾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益虚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表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

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

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

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

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

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表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

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表氏背王命驅
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
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執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表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畧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

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

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

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六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

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

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

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

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

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按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

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

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隳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

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

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

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

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

罪誅詔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徒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

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

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魏畧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方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孫孫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

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嗚噓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

足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孫嘗數月不朝會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

外緣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緣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緣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所之傷髀婦

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

著白練衫丹繡襪禮傷左髀以兩襠中絲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雪也

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錄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錄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

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錄上疏曰大魏

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

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

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

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人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

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

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

漢書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其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表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驟於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昧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平諡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

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執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氊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旣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淮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淮南旣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傳
字季魚
平原高唐人也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游學二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兩根矩之同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合德高路又恐非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歆許之歆獨上不可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歆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

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禮命非人臣之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謹詳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入徵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眾盛疆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日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尊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以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三國志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為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

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

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其平尚

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炎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於家表有三子長子興字長駿晉諸公贊曰興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興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翬字敬叔世語稱翬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翬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軌字彥夏有當世才

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係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怖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蹠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劉陽

表徵之朗自由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鯨之罰覽省未周涕憤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今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維木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

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明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稅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朗答曰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鄙野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錄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口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

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醴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殿則駢駮駮駮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口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設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錄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執雖坐曜烈威而眾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上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眾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
 理時上主簿趙郡
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丑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
 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
 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
 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友顯賢騰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大官令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
 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
 更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
 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
 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魏書曰車駕既

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

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尤淵割除擯棄授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艱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

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華略寢

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

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息民充兵疆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

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丑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即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即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譏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肅文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

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罷又上疏空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空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

追諡曰漢孝獻皇帝

後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

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各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

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也
孝政心時
也
也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與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區二徵
等字案
惟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宜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實錄
字見
法言

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

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縈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前朝改封恂爲承子

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處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具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處字康隆士亦官達爲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所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孫炎

周生烈

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

依將軍段煨採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諸鄴轉爲充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即昨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云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篇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綱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罔功臣董艾即緩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夏陶禧林樂祥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始始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負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龔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賈洪 嚴苞

辭夏

魂禧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任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 辭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閭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頰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頰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辭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辭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閣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救其子無還天水 魂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柘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所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神事在杜畿傳魚豢曰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按別傳華歆歆之人名時為之副傳

皆曰其子歆稱其善此固史法然也

不能傳信于後世此亦陳氏之辭也

又華歆為魏文受禪歆以形多

時一紀志序增修案歆之似心魏

字之矣夫時之一婦人先與人私後遠

漢人忽於地而生時乃矜恤其當曰夫要之
是理也

法古開

魏書十三

魏川中鳳
氏書

三國志十三

